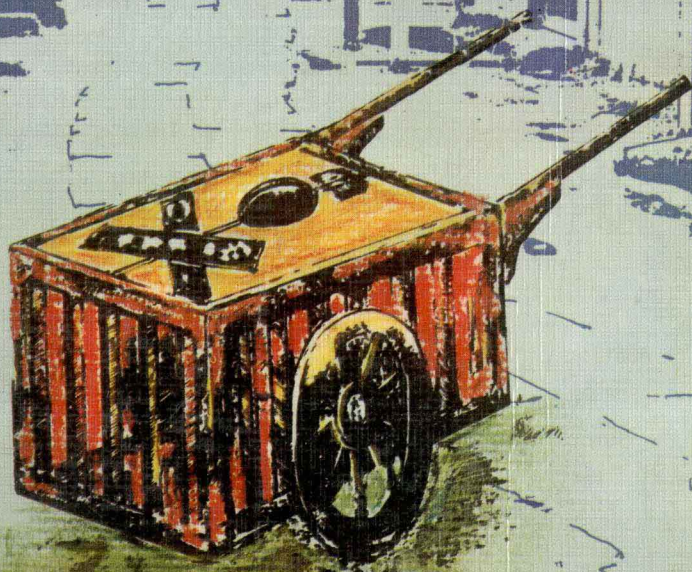


傳記・掌故・趣聞 ②

差官縱囚記

——隋代良吏王伽的故事

勞 等著

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傳記・掌故・趣聞 2

勞 等著

差官縱囚記

——隋代良吏王伽的故事

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

傳記·掌故·趣聞 2

差官縱囚記

實價：新臺幣八〇元
中華民國七〇年五月初版

著者：勞 等

發行者：鄭 少 春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五七號

出版者：世界文物出版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
郵政撥匯：三五五五號

經銷者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
郵政撥匯：三五五五號
電話：三五一八二〇一號

印刷者：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電話：三〇六四九三七號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著者序

這是一篇以古代小人物的故事爲素材，以亘古長青的人性和人情的律動爲血肉，交織而成的小說。寫小說而在歷史中尋覓讓衆人覺得搶眼的人與事，可說的大人物大事件太多了。筆者所以捨棄了他們，其中原委，實在是說來話長。

近年來，有些人因爲看多了當今世事、談古今人的書以後，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念，就是對於某些曾經被世人高舉起來，聲名顯赫的「大人物」真實的作爲和人品，由漸漸地懷疑而感到深深的失望，從而讓心靈整個兒沉入偶像摧倒、典型破滅的悲哀裡。他們說：其中痛苦無助的情狀，有如幼兒孤行在無星無月的晚上，哭叫著自己死去的爹娘！

更讓人感到驚心的，是這種偶像摧倒、典型破滅的悲哀，有些兒像是被冷風吹動的陰雲，面積越來越大，蔓延過來，似乎要遮蓋我們頭上整塊的天空。他們說：你如不信，請看看今天的世界；看看我們當今的社會，竟有那麼多的人，恣意的混淆是非、假冒偽善、毀法亂紀、敗德妄行。這些人所以會這樣，原因之一，也是由於有此同感，因而覺得既然聖賢不再，他就目中無人、心中無神，走向虛無主義，鹵莽暴戾、肆無忌憚，無望無助的險路。

我們並不全然同意上述的看法；也知道這種情形的存在，古已有之，舉世皆然，它是一種人類沉積數千年的心病，雖然並非初見，却是於今爲烈。更由於它直接關係著我們人人的生死禍福、現在與未來，我們没法無動於衷。

我們大多數人都似乎命定，是當今非常時代的尋常人物，我們身受著上述令人心痛的險惡浪潮的沖擊，沒有壯烈的英雄情懷，也不想發驚人的豪語。可是，也正由於我們是尋常人物，我們的心靈才容易和同伴們息息相通，互相映照；我們對於跟自己命運攸關的各種事情，會情不自禁的有所反應，有話要說；我們也容易從比較自由靜觀的態度，觀察世事，另有所見。

我們看到，那些被某些「大人物」或英雄才子們丟却的，對於真理執信的虔誠跟人類良心的固守，以及率真性情的刻意保持，却一直好端端的存活在大多數尋常人物的心中。我們因此想到前人所說的「禮失而求諸野」這句話的深義，想到人和萬物所賴以發榮生長的源頭活水，原本是來自下層。我們生爲尋常人物，反而因此得享有抱璞存真的餘裕，也許正是一種幸運、一種天賜的厚福。我們最主要的發現是：從小人物們身上，保住了我們對人心世道的信心。

本書的人物和故事，主要是本於史實，次要是生於情理之內的假設，正如本書「出版的話」中所說的，這是一篇「介乎歷史與文學之間」的構成。筆者所着意經營的，不在故事情節的炫奇詭變，而只想在平凡的人事交錯之中，忠實的傳達出那種中國人自古就有的，對於人性尊嚴、人生價值的固執不放的追求，以及對自我神聖高自期許的持久努力。

前之江大學胡山源教授，曾經在他的著作「小說綜論」一書中，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：歷史除了人名地名和時間等等，都是假的；小說除了人名地名和時間等等，都是真的。容筆者再說一句：本書之中，歷史與文學兩者都有，又都不全是，它究竟是什麼，也許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是否真的喜歡書中傳達給你的那一點屬於人性的東西。

勞 等
七〇年二月

目錄

著者序

三

一、起程之前

七

二、初度驚心

五四

三、情關處處

九二

四、滎陽之約

一七六

五、洛陽故事

二三二

六、意外結局

三三八

一、起程之前

公元六〇〇年，大隋文皇帝開皇二十年，山東齊州，炙人的六月天，正是頂不適宜於離家出門的時候。然而，齊州府衙行參軍王伽，此刻却正不巧被派上一個出門離家的差事，他這會兒正兀自站在府衙前邊的院子裏，抬頭仰望着火盆似的太陽，一言不發的在心中盤算着明天就要遠行的事。

「你如今才曉得爲這趟差事焦心哪！誰叫你在大人面前，把事情一口就應承下來呢！」

走過來對他說話的，是他章武縣同鄉田斯多，如今在府衙幫忙辦文案，這個年長的老吏，被人在背後指罵爲奸滑老到，他却一直覺得老鄉黨對自己倒還不錯。他低下頭來看看田斯多說：「差事總得有人去做麼！」

「可這趟差事不同往常，弄不好是要殺頭的！」

「這個，我何嘗不知道！」

「知道就該把它推掉。」

「推給誰？」

「這個——這個愁讓別人去發吧！」

「不成，我王伽半輩子沒做過那種事。」

「不是我又數說你的不是，在齊州這些年沒熬出頭，你就是吃虧在這副實打實的好人脾性，不懂得機巧。想想看，你這趙公差幹的是甚麼事？七十幾個要人命的流刑犯，還帶着那麼些眷口，此地去長安，水旱路有三千多里，還必須得八月十五以前送到，今天已經是六月五日了，你能够準時把他們解到長安？你以前做過這種事嗎？」

田斯多的話，說得王伽有些感動，不是感動在他的說理，是發現他對自己從沒有像今天這麼認真過。人麼，誰能連別人的誠心誠意也無動於衷呢！他突然轉身向着田斯多把雙手一拱，說：「多謝你的美意，你的情，我心領了！」

田斯多再望望一臉無奈的王伽，忍不住長嘆一聲：「人哪！性，就是命，我勸不動你，却還是死心塌地的喜歡你。」

「多謝，這個，我都知道呵！」

「既然這樣，你明天就走吧！令堂的病，我會就近幫你照料的。」

田斯多說完了話轉身就走，留下王伽頓時間感到若有所失。他接着想剛才的心事，却記不起想到甚麼地方、甚麼事。倒是方才老鄉黨提到他母親的病，提醒他必須回家打點一些事情，免得自己的妻子老是埋怨自己「官人無情，丟妻別子」。

他先到公事房檢理一下出差應該攜帶的文書，又吩咐人把該帶的銀兩備齊，就起身往家裏走，還

沒走出衙門，又想到原說由鄒平解到的三名犯人，不知可曾送到，一轉念就往外走，想去看個究竟。齊州府衙的監獄，就在後面老遠的僻弄盡頭。獄官看到他來，老遠就迎了上來，大聲的說：「參軍，鄒平那三個人剛到，只不過？——」

「有什麼麻煩嗎？」

「怎麼會不麻煩？三個人當中，有兩個人是女子。」

「女子？」他說着，示意獄官帶他過去看看。他們一路順着牢房的夾道走，直到盡頭的轉角處，才看到有三個人詭秘的坐在一塊兒竊竊私語，他們一看到王伽和獄官來到，兩個女的低下了頭，男的老大不情願的站了起來，朝外面傾身示意。

王伽問他：

「你就是丁卜賢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你自封神盜，想必自認有些本事。」

丁卜賢詭譎的笑笑，沒有說話。王伽轉眼看看兩個女的，一個四十出頭的婦人，衣衫樸素，倒是穿戴得十分端正，低垂的眼神，讓王伽覺得她是個溫順強固的女人，他大聲的呼喚：「丁劉氏！」

丁劉氏這才抬起頭來，怯怯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後才低聲說：「在！」

他問：「不是說，妳還生了個男兒？」

「那畜生他不肯來，他嫌他爹……」

丁劉氏說着，淚水溢出了眼眶，就一連的搖頭，沒有再說下去。

「唉——」旁邊的獄官長嘆一口氣，然後說：「這女娃兒才真可憐！」

王伽因此又注意的看了看丁卜賢的女兒丁玉姑，她讓人一看就覺得是一個性情明朗、靈巧慧黠的女子，叫人没法無視她的存在，他忽然問她說：「願意跟你爹到邊關去？」

丁玉姑緊閉着嘴，連連點頭。

他又說：「邊塞很苦呵！」

她又堅決的搖搖頭，他知道她的意思，不是說邊塞的生活不苦，而是表示她不怕苦。他不由得心有所動，轉臉對丁卜賢說：「丁卜賢，你偷來的錢財呢？」

丁卜賢只是苦笑，稍停，又說：「我如今什麼都沒有了！」

「你有！你自己難道不知道嗎？你手裏明明還有自己偷來的東西！」

丁卜賢被他突然這麼一問，立刻現出一臉微笑，那微笑有些兒迷惑，也帶着幾分惶恐，終於才說：「官爺，我真的是什麼都沒有了！」

「參軍，他們來的時候，我叫人搜過身，他真的是什麼都沒有了。」

獄官在一旁這麼補上一句，沒料到他還是直瞪着丁卜賢說：「你有！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？」

他說着一邊用手指指丁卜賢身旁的妻子和女兒，丁卜賢又是略微一窘，然後說：「官爺，真的沒

有，我弄到手的錢，從來不交給她們的呵！」

「眞格是沒有人心的蠢豬！」

他話一罵出口，連獄官在內，都摸不清他究竟的話意。四個人的眼睛，直直的看着他，這時，他上一步，用一種像是訓誡一個家中至親晚輩的神情，懇懇切切的對丁卜賢說：「想想看，你有多麼蠢？你如今還有兩顆被你偷來的女人的心，就是你的婆娘和女兒善良的心，你居然不知道？」

丁卜賢這才恍然又加上有些感動的說：「官爺，我知道，我還有——」

「丁卜賢，我要你再想想看，你自己的心呢？」

他說完了這話，轉身就往回走。他想把明天就要起解的犯人，再一一的清查一下，獄官陪着他走，一邊向他解說：「流刑犯七十二，男女大小眷口六十三，總共是一百三十五口，還有些他們自己的破爛家當。够累贅人的啦！」

這些他其實早就知道了，他如今想在行前多看看這些即將與他同行的犯人，主要的用意，不在於清查數目，他是被一種自己也說不出來的心意催動着，不得不這麼做。這一番心意究竟是甚麼，他想，就是能言善道的老鄉黨田斯多，恐怕也說不明白，它們，說憐憫又不全是憐憫，說痛恨又不全是痛恨，說埋怨又不全是埋怨，說好奇又不全是好奇，實情彷彿是這些情愫樣樣都有幾分，混在一起之後，就不能單拿一個名稱來形容它，勉強要說，只能說它是一種讓他覺得，他和他們之間所存在的強而有力又看不見的連繫，這種強力的連繫感覺，和他跟母親、妻子兒女之間的情份不同，不是比較淡薄

，而是更寬更廣，更能和他從書中所通曉的義理相溝通，更能使他有一種自覺，自覺此身是立腳在一個廣大堅實的土地上，人活得也因此更加落實，不像是只顧身家，讓人有被羈絆被細綁的煩惱。

「人活着，又出來爲官家做事，本就是找累贅，那還恐怕累贅呢！」

他這樣邊走邊和獄官講着話。終於在一處比較寬大的柵門前站住。

欄柵裏面的犯人立刻有一陣輕微的騷動聲，其中有兩個人站起身走過來，他看着年紀較大、約莫五十來歲的犯人說：「李參，你的家眷，真的是不來就你了？」

「稟參軍，我李參自己落到今天這般模樣，還能再去責怪別人嗎！」

「只是苦了你這個小女兒。」

被他提到的李參的小女兒，立刻在父親的身後低下了頭，却把整個身子靠緊了父親，表現出她對於父親的仰賴，李參轉身舉起被木枷銬着的雙手，觸摸一下女兒的頭，悽傷的說：「梅冬，爹對不起妳呵！」

「爹！」

李梅冬本是寄居在監外的一位遠房世伯家，如今是她自己決心要跟着父親，寧願和父親一同被流放到邊塞去，也不願意跟隨變心和別人私奔的親娘，州衙門爲了行動上的方便，才決定出發的前一天，讓願意同行流刑犯家屬，先住進牢房裏來，以便在明天凌晨，天不亮的時候，一起隨隊趕路。隨行人犯家中的眷口，自身無罪，自然不戴枷鎖，王伽看到李梅冬和一些本是自由身的眷屬，混雜的坐臥

在牢房裏，彼此毫不嫌忌，這種情景平常倒沒有見過，這讓他有頗多的感觸，他首先想到，親情這種力量真是強勁，真是叫人難懂，羞恥隔絕不了它，罪惡也驅不走它，貧窮改變不了它，危險和困難更不能使它褪色變形，人爲什麼寧願面對這一切讓人心痛、受苦的事，而固執他對親情的依靠？這該就是聖人所說的人性本善吧！

想到這裏，他看着模樣倔強純美的李梅冬，問她：「梅冬姑娘，有什麼要出去辦的事嗎！還有時間呵！」

李梅冬這時眨着一雙大眼，看看父親李參，再看參軍王伽，似乎沒有聽明白方才的話，他因此又說：「別忘了妳可是自由身，明天以後，這一路的行程很苦，而且去了就難得再回來，妳和父親如果有需要在外面趕辦的事，不妨告訴我，我會讓妳去的。」

聽到他這麼講，李參問他：「真的是明兒天不亮就走？」

「是的，眷屬們去辦事，還有兩三個時辰可用，天一黑就不行了。」

「冬兒，妳敢去看看康年伯嗎！」李參說。

「爹，我敢！」

「去，去向他磕個頭，謝謝他這些年養育之恩，還有——就說我對不起他，我不會再麻煩他的。」

「爹，還有呢？」

「還有向大伯母要些妳女娃兒用的東西，然後就趕緊回來。」

「還有呢？爹！」

李參聽女兒一連的這麼問，不覺把眼一瞪，大聲的說：「冬兒，妳要記著，無論如何，見了康年伯，不許有一句話提到銀錢的事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這就好。」李參說着又轉向王伽：「稟參軍，我暫且把冬兒託付給你啦！」

「梅冬姑娘出去，該不至於會有別的麻煩吧！」

「想必不會有，外面那些人，他們不敢也不忍那麼做呵！」

「我是說，如果你有什麼耽心的事，告訴我，於公於私都有益處的。」

「這個——唉，算了，我久不惹人了，人還會來惹我嗎？這種事我看——」

「李參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！」

李參看他說話的神情嚴正，心中不覺一震，頓有所悟，就說：「好，我說！」

李參說到這裏，猶疑的把目光左右看着。王伽立刻和獄官附耳說了幾句話，獄官離去，李參就貼在欄柵上，低聲的和他談着。他一派信任的點着頭，末後大聲說：「李參，千言萬語一句話，該辦的事，我一定去辦，不過你想，我豈是多事的人嗎！」

「稟參軍，你的名聲，在江湖上的人雖然不大談起，不過憑我這些日子的耳聞目見，敢說，我這